



吳錫和

民國五十五年生

大學畢

現職／文字工作者

作品／詩集《吐詩的蜘蛛》《一起呼吸著》

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藍星「屈原」詩獎、優秀

青年詩人獎、創世紀四十年優選詩作獎、台灣新聞

報西子灣副刊年度優秀詩人獎

近年來，父親一病再病，看著父親日漸衰弱的身體，不禁心悸，臥病的父親，日日與藥物為伍，忍受疾病的煎熬，生命的淒楚，何其不忍！何其心傷！臥病的父親，他是我的佛陀，以沾滿藥味的唇舌，說生命的佛法，每一顆藥丸，都似慈悲的淚滴。以「父親的詩」為題，每寫下一字，便有一字的不忍；每完成一句，便有一句的心傷。祈願我佛悲憫，疾病之神憐愛，合掌，叩首，俯拜。

父親的詩

組詩

一、佛陀

生病的父親

他是我的佛陀

日日

我的佛陀

食著藥丸

日日

我的佛陀

忍受生命的艱辛

生病的佛陀

他是我的父親

日日

疾病的風

吹著他的衣角

日日

生命的雕刀

雕出消瘦的形神

我的父親

他是，不斷消瘦

消瘦的佛陀啊——

二、雕像

我的父親

站在黃昏裡

像直立的雕像

遠方的風景

一幅不斷展開的圖畫

我走進去

搭著父親的肩膀

父親轉頭看我

從他的眼中

我看見：

疾病的眼神

彷彿

星光

☆

三、燭火

鏡中的父親

搖曳的燭火

父親的燭光

照在我的臉上

消瘦的燭火啊

疾病的風吹著

吹著壁上的身影

吹著眼中消瘦的光

四、聽見雨聲

在病室

聽見雨聲

疾病的雨滴

滴在父親的身體

守著父親

守著深深的夜

守著不眠的雨滴

一滴乾淨的雨啊
滴在父親的臉上
那是誰的淚滴？

隔著厚厚的毛玻璃
聽見雨聲

就彷彿聽見了——

驚心的輾轉，反側

五、藥丸

打開藥罐子

倒出父親的咳嗽

手中的藥丸

像疾病的樹籽

貼著耳際

以心聆聽

父親的言語

像生鏽的年輪

六、一盞燈

生病的父親

坐在陰暗的廳堂

像一盞燈

微弱的燈光
是父親的眼神

我走進廳堂
感覺到父親的溫暖

父親起身
一盞移動的燈光

走到那裡，便有了光亮

七、父親

天慢慢地暗了
父親向我走來
一輪明月正升起

父親向我招手

我走向父親

幾盞星燈熒熒

衰老的父親

衰老的樹

疾病的樹洞

慢慢滲出

生命的光輝

八、根

這是令人悸慟的聲音：

源生的根，慢慢腐爛

感覺牽連生命的根

慢慢腐爛

感覺挽著血輪的根

慢慢腐爛

這真是令人悸慟的聲音：

源生的根，慢慢滲出泥土的味道……

〈父親的詩〉，詩意顯豁，但情真意摯，因而獲勝。如第一節，以佛陀喻父親，此喻誇張，卻正是人子之真，因此，簡單的比喻：「疾病的風」「生命的雕刀」，也就很容易為讀者所接納；不一定合理的比喻：「疾病的眼神彷彿星光」，也在人皆有父的同情心下為讀者所認可。「佛陀」云云也就不在話下了。

此詩粗看，各節平平，仔細探究，卻有綿綿不絕的相關系聯，如「疾病」二字，始則「疾病的風」，「疾病的雨滴」，接著是「疾病的樹籽」、「疾病的樹洞」，以此歸結為「源生的根」慢慢腐爛，自有層遞效果。再如各節標題，從無限崇敬卻遙遙難以接近的「佛陀」、「雕像」，再及「燭火」、「雨聲」、「藥丸」、「燈」是陪伴父親的實質經驗，因而及於生命體悟、覺醒的「根」：「源生的根，慢慢滲出泥土的味道……」，結構嚴謹可取。